

《新闻聚焦》
西雅图会议
喧哗开场

■见9版



《热点访谈》
留学日本
的日子

■见13版



《精确新闻》
霍顿之后
谁当教练

■见16版



《千禧之旅》
中国人传奇
巴格达

■见17版



《广厦时代》
我买了
刘晓庆的房

■见21版

第13版

1999年
12月1日

热点访谈

■责编/王菲 ■版式/王友身 ■责校/武军

北京青年报
BEIJING YOUTH DAILY
新闻周刊

记录

我们留学日本的日子



■新闻背景
11月22日,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是纪录片,9集,每集50分钟,播出在27频道每晚9:35的电视剧时间,一播就是9天。看的时候,很多人哭。

■张丽玲,32岁,杭州人。16岁起做影视演员。21岁赴日留学。27岁入日本大仓商社做职员。1995年8月起筹备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,1996年3月开机,1999年6月正式完成,3年间跟踪拍摄66人,1000盘素材带。



11月28日大风晴朗的午后,站在京西那套租来剪片子的、家具老旧潦草得有些不像样的居室内,张丽玲的瘦小让记者吃惊。

一定要亲眼见见张丽玲。并非一开始就那么想,直到从电视里听见她的声音。那声音响在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片子始终,解说着那孤独开放在彼岸的青春,那家在心中、在远方,只为送女儿上世界一流大学而拼命打工8年的父亲……那声音里有一种东西,我想该叫它做——悲悯。

两个小时,我们谈许多感动和难忘。旁边,46岁的横山隆晴,最终被她感动而帮她一起做成这个片子的那个日本人,静静地,望着我们。

■忘不了机场看见的那张脸

记者(简称记):一切怎么开始的?

张丽玲(简称张):第一天到东京,一句日语不会的我呆在机场。那样一种心情下看见一个中年人,一排的行李,八九件,里面锅碗瓢勺什么都有,那么茫然的一张脸,兴奋、不安、焦虑,什么都有,我没法形容。

看着这个人,他离开他在中国拥有的一切,背井离乡到国外,在一个不再年轻的年龄,只为了自己一个选择、自己小小的愿望。他们给我一种在殉身的感觉。那一刻我想,我如果有一台摄像机,我只把我眼前的画面堆在那里,我将用不着任何言语。

记:但真正开始是6年以后了,而播出更是遥远。

张:是的。这6年里上日语学校,打工,考大学,读硕士,进大仓商社。留学生的生活,人家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了。我身边发生的、我听到的、看到的,总让我感动。记录他们,这个愿望慢慢融入我的血液中。

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。中国改革开放,与世界接轨,这批人是站在最前面的。虽然他们出国,他们的目的、愿望、理想与清末、五四那些为救国救民留日的前辈没法相比,但他们也爱这个国家,他们一样可歌可泣。这个片子是不是拍完就能播无所谓,关键是要留下来。

■拍高尾山的那一天

记:我很感兴趣你怎么能感动那些日本人,比如横山隆晴?

张:不是感动,只是相通。一开始并不容易。最早去找富士电视台,找横山先生,只知道他是一个抒情派,日本纪录片界的泰斗和大制片人。人都说他是一个酒色财势都买不动的人。听完我的计划,他说了一连串的“不可能”。后来我们敲定,他给我提供机器,但提供的摄像师只是三四流(从没操过机器的),而他的人要拍下我拍这个片子的全过程。

就这样直到我们拍到八九个月的时候,有一天横山第一次去我们的现场,我们去拍高尾山。

记:那天拍的是什么人?

张:来自上海的工程师,一个眼睛给你无尽哀愁的人。他说他一生像浮萍:“小时候我也有梦,我曾经在一小块白布上写下我

的名字,写下‘我想做一个……的人’,塞进一个小瓶子,扔到大海,我希望有一天,或许几百年后有人捡到这个瓶子,我的名字会再有人念起……”可长大后,学理科、结婚、下海、出国,老是别人的愿望,老是跟着时代,但总是慢一拍。到日本,原本一心一意是想学博士来的,但是因为失去签证,成为一个打工仔了。

■那天横山给我鞠了一躬

记:这个人身上是什么打动你?

张:他这一生最大的梦想,就是“一间小屋堆满书,一杯清水伴我读”。最后他挣了500万日元。算一算这500万日元的利息换算下来,刚刚够他在国内时的工资,他就决定回国,想回去过他梦想的日子。他说:“这是我一生中决定自己命运的唯一的一次。”

要走了,他想去看看高尾山,从那上面能看到整座东京。那天很冷,我跟着这个我要拍的人,心里满是哀伤。从心底里我很希望他这次决定是成功的,但是他的将来我不能想像,我想他可能都不知道物价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变化。

记:那么横山先生什么表现?

张:横山一直跟着我们,从早上看到晚上,一句话也不说。到晚上人一送走,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,他说:“我一直以为我在帮你的忙,但现在知道我一直在帮倒忙,我太小看你们了。”从那天开始他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删减掉一半,他觉得他现在在做的所有事的总和都没有这个片子有意义。他请来日本位列前五名的摄像、录音师,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。我们组成了现在的班子,我们拥有了全日本第一流摄制组。

谁也没想到我们一拍就是3年。

■那些守望的日子悲欣交集

张:我也是到后来才懂,拍纪录片你付出的绝对是生命,因为你不知道这一个人你跟跟跟,最后能不能成为作品。比如我跟着的人里,有两个人已经去世了,就是这样,中途就断了。当你已经拍的东西成不了作品的时候,你付出的这一段生命就没有意义了。

记:我觉得你的拍摄很像一种“守望”。你跟随一个人,等待着他们的悲欢上演。你不知道要发生的是什么。可是,有的时候,守望是一种美丽的状态。

张:我想你是对的。那些留学生,我整个拍他们的过程,就是解读人生的一个过程,所以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,我真是感到深深的歉意和深深的感谢。他们给我这么多的理解和支持,这也让

我很痛苦。这种痛苦来自于他们对你太信任。人家要是完全相信你,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你面前,你再把他们暴露给观众,你会觉得对他是一种出卖。这种情况下,做片子还是做人,我选择做人。

记:你拍的时候掉眼泪吗?

张:只要他们(被拍的人)掉泪,我肯定。

■有一些感动超越了国界

记:我听说日本公司是不允许有第二职业的,可大仓公司却容忍你下来,是你特别会说服人吗?

张:拍到一年半的时候,我给大仓的专务送上一个样片,说:“这是对于你们这段时间给予我的支持的小结、一个汇报。”当时我还说:“你肯定看不懂,我来给你翻译。”他说:“不用,如果你做的是个好作品,我肯定看得懂。”

第二天他来,召集了我们所有的部长让他们看我的片子,指着我片中那个叫李仲生的人说:“这个人,他长了一张能让战争平息的脸,他告诉我,我们亚洲需要的不是金钱,是精神和灵魂。”他对我说:“你不要上班了,工资、奖金照发。你做完这个片子再回来,一切的事情我来承担。”

记:在那公司里你地位很特殊吗?

张:就是个普通职员。我每天要算账,联系客户,搞啤酒原料。结果,是我那个“课”的两个女孩自动承担了原来我那份工作,为此她们每天要加班到晚上9点半。看了我的片子,她们说:“这些人了不起,中国这个民族太了不起了。”就是这样很多很多奇迹,才有了今天这部片子。

记:我想这个片子如果在日本播出,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善待在日本的中国人。

张:横山先生把《小留学生》那一集拿到富士电视台,他们看了以后,说:“这样的片子如果不在富士电视台播,是我们的失职。”

采访结束,窗外夕阳满天。我和张丽玲握手道别,然后,望向一旁含笑相送的横山隆晴,那个我们彼此无法言语相通的人,轻轻一躬,说一声“感谢”。

的日子

■采写/本报记者 王菲/实习记者 费子纯
■摄影/本报记者 程铁良

■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播出时间

■BTV-3(27频道)今晚21:35 ■北京电视台《纪录》栏目近期节目

■凤凰卫视中文台12月13日起每周一至五22:25

BEIJING YOUTH DAILY
北京青年报

今日32版
1999年12月1日 星期三 第4083期 统一刊号/CN11-0100
国外发行代号/D1253 本报网址/HTTP://WWW.BJYOUTH.COM.CN
新闻周刊